

晚

學

集

桂氏遺書序

晚學集八卷未谷詩集四卷吾邑乾隆庚戌進士桂君未谷撰未谷先世有任尼山衛者以前明洪武中遷曲阜備先聖廟洒埽遂隸戶下未谷祖若父皆遊黌門至未谷而起家爲縣令其爲學於許氏說文尤深讀書至老不倦相國阮芸臺先生亟推之爲學人嘗序其晚學集并稱其詩未谷旣歿其家孤貧不能授梓蓋四十年於茲矣今年夏繡山族祖徵其遺藁遂爲醵資刊之旣竣事出以示余余循覽之見其博通經傳力窮根柢非俗好淺嘗之士所能望其頂背未谷洵爲邑之賢者

也嗟乎自明迄今隸洒埽戶者不下萬丁其湮沒無聞
不知有其人者衆矣未谷獨以植學立品成進士爲當
世名公卿所推重名徧海內出宰於滇又能本所學以
爲治不事矜張非吾黨之賢者乎烏得以洒埽戶目之
況洒埽戶職在供役廟堂在漢曰瀆井復民明則選民
間俊秀無過子弟充之固以清白傳其家者也未谷爲
清白子孫爲當世賢者其流品固非世之田儻牧圉而
暴至富貴者所可並矣余故爲書簡端非僅以褒未谷
之賢亦以爲供役廟堂者勸焉

道光二十一年秋八月闕里孔繁灝伯海氏書

序

嘗謂爲才人易爲學人難爲心性之學人易爲考據之學人難爲浩博之考據易爲精覈之考據難元自出交當世學人類皆始擷華秀旣窮枝葉終尋根柢者也曲阜桂進士未谷學人也乾隆庚戌年見之於京師癸丑年遂常見之於歷下叩其所學則固芟華秀采枝葉以至根柢者也顧自謂所學者晚未能治全經成一家之說然求之於經史聲音文字諸大端皆博觀而精覈之時出其所見於古人後有可傳者于是日出其草稿舊紙以應元之求久之積成卷帙因自名之曰晚學集烏

呼士人所學苟一日得見根柢何晚之有況未谷爲此
學垂二十年尤盡心于許叔重之書較之手披萬卷不
能識一字之聲義與夫悟良知而矜才調者其孰早孰
晚當必有辨矣乾隆五十九年八月儀徵阮元

後序

今年夏余編邑人詩徵桂未谷先生集於其孫樸堂茂才樸堂自兗州輦若干卷來眎余且曰某家貧先世著作多未授梓抱憾數十年今某老且無子懼弗能終守矣言已泣下余聞之惻然受而讀之凡說文義證五十卷札樸十卷繆篆分韻五卷晚學集三冊詩集四冊案札樸刻於山陰繆篆刻於京師均已行世說文則屢議授梓而未果然海內藏書家多有副本惟晚學集爲先生未定之書手自塗乙幾不可辨余感樸堂言爰爲息心讐對其見於他人集者爲補入間有舛誤重出者畧

加勘正附注篇末釐爲八卷復得諸公樂善恐後或任校訂或輸資助刻先達幽光克闡斯世豈特俾予有以答樸堂哉蓋先生之學宗法漢儒其說文義證一書融會羣經力窮根柢爲一生精力所萃而是集亦涵茹古今羽翼經傳其論經史諸作皆有闡明詩疏爾雅廣韻諸篇駁正尤見精覈惜才一論則自道學力誘掖後進傳誌諸作則氣體古茂克見典則非浸淫於三代兩漢未易臻此也至於詩歌雖爲先生餘事亦足以見先生之眞性情余旣選若干首入曲阜詩鈔復依原本卷次附晚學集後梓以行世嗟乎士君子苟成一書尠不求

傳於世旣傳矣又欲其久然而卒弗能者非其書之不足傳卽其子孫弗能守也其不能守者固湮沒於敗紙廢簾之中卽或有賢子孫藏弄寶守而不知所以守之道則數世之後有不知其書者矣有欲求其書而不得者矣此好古績學之士所爲發憤而長嘆也今先生歿四十年而其書具在樸堂一老諸生家無儋石儲竟能守先人手澤於勿墜一言旣倡諸公咸樂成其志是固先生之有以沾溉後學而樸堂之慎重勲猷其於世之不能守與不知所以守之者其賢不肖爲何如乎刻旣成爰述而序之若夫說文義證雖屈於力未能猝辦

當爲後圖以大慰樸堂之心也

道光歲在重光赤奮若壯月同里後學孔憲彝書于韓齋

助刻姓氏

徐宗幹

王大淮

孫觀

尹肇榮

范承愿

尹肇秀

孔憲壑

沈松

沈宗約

張鑾

王大埏

王致遠

朱奉采

孔繼珊

孔繼言

孔繼堦

孔廣權

孔廣電

孔昭熿

孔昭蒸

孔昭盡

孔憲埏

孔憲臻

孔憲階

孔憲恭

孔慶銓

孔慶琛

孔繁洙

顏振吉

顏士銀

顏士鑒

顏錫寬

孟廣均

徐縉文

張亨甫

梁恢晉

司殿傑

蔣繼珠

孫肇湘

孫玉堂

晚學集八卷詩集四卷先祖永平公手著顯訖謹

藏之篋中數十年以家貧不能授梓每覽遺編輒

自愧慙今年夏孔繡山先生

憲彝

選吾邑詩介學

師戟門尹公

肇聚

以書來徵先祖遺集顯訖輦集

走謁極承古誼許爲倡助鳩工昨得手書知已醺

資開雕且爲編次補訂悉臻完善復同沈鶴坪

宗

約孔楓溪

憲輝

璧符

憲琮

涇石

憲璜

蒨華

憲恭

經

之

憲庚

菊農

慶銓

諸先生共相校正不遺餘力顯

訖竊念先祖積學晚達名列儒林所著札樸繆篆

分韻諸書均已鑤版爲菽苑所爭購說文義證一
書雖未付剞劂而藏書家多有鈔本惟此集無副
今獲壽之梨棗得以傳播海內非諸公表章之功
曷克及此且蒙伯海上公破格憐才賜序卷首顯
訖惟有感佩盛德永矢勿諼爰仿歸氏震川集例
敬列諸公姓氏於簡端以垂示後世并誌其緣起
如此

道光二十一年秋八月中泮顯訖謹識

桂君未谷傳

天門蔣祥墀撰

曲阜桂君未谷與余同舉乾隆庚戌進士出宰滇南卒於官其孫顯訖以其行畧來屬爲傳以傳君諱馥字冬卉未谷其號也其先貴溪人以明初從征功世襲尼山衛百戶遂家焉曾祖存正邑庠生祖枝茂歲貢生考授州別駕父公瑞恩貢生候選教諭未谷承其家學於書無不覽尤邃於金石六書之學戊子以優行貢成均得交北平翁覃溪先生所學益精其相與考訂之功具載先生復初齋集中已而以教習期滿補長山司訓復與濟南周書昌先生振興文教出兩家所藏書置借書園

以資來學并祠漢經師其中其誘掖後進甚篤己酉舉
於鄉越明年成進士時年五十有五後爲永平令永平
故滇之邊邑未谷卧閣以治政簡刑清境宇帖然因以
其餘爲經生業嘗謂士不通經不足致用而訓詁不明
不足以通經故自諸生以至通籍四十年間日取許氏
說文與諸經之義相疏證爲說文義證五十卷又繪許
祭酒以下至二徐張有吾邱衍之屬爲說文統系圖因
題其書室曰十二篆師精舍蓋未谷之精力萃於是矣
其他有札樸十卷繆篆分韻五卷晚學集八卷詩集四
卷以嘉慶十年卒年七十其子常豐扶柩歸葬未抵家

亦卒於途烏呼未谷以宿儒積學晚而僅得一仕仕僅
十年未竟其用而名滿天下識與不識聞未谷之卒而
痛之哀之余何能何足以傳未谷未谷固自有其必傳
者余滋愧焉

晚學集目錄

曲阜桂馥冬卉著

孫顯訖謹錄

卷第一 論 考

惜才論

闕里考

小穀考

漂水考

明堂月令考

薛君考

卷第二 說 辨

千首非劍說

蔡中郎名字說

說雉

說隸

宰予與田常作亂辨

元瓦鈔辨

卷第三

題跋

書後

釋名跋

玉篇跋

集韻跋

荷戈圖跋

董香光書畫冊跋

顏氏先友尺牘跋

牒鯖小紀題辭

書夏小正後

書陸氏詩疏後

卷第四 書後

書爾雅後

書廣韻後

再書廣韻後

書史記秦始皇本紀贊後

書史記孝景孝武本紀後

書司馬相如傳後

卷第五 書後 書事

書漢書南粵王傳後

書漢書敘傳後

書馬援傳後

書魏志呂布傳後

書蜀志鄧芝傳後

書蜀志蔣琬傳後

書蜀志諸葛亮傳後

再書諸葛亮傳後

書晉史地理志後

書北史蘇綽傳後

書隋書律歷志後

書風俗通後

書辨道論後

書文選幽通賦後

書文選風賦後

書聖教序後

書朱萬年守城事

卷第六

書

上阮學使書

荅楊書巖孝廉論音況書

荅周書昌說山東地脈書

與丁小雅教授書

與江良庭先生書

與龔禮部麗正書

上阮中丞書

寄顏通生書

荅友人書

與友人書

與友人書

卷第七 序 記 傳

顏氏墨攷序

詩話同席錄序

繆篆分韻序

繆篆分韻補序

札樸序

刻空山堂遺文序

潭西精舍記

四鄉記

幼梧亭記

小忽雷記

周先生傳

郎太傳

顏節母傳

王節母傳

孫乳母傳

卷第八

誌銘

墓表

壙誌

頌

祭文

周君墓誌銘

范君墓誌銘

王太宜人墓誌銘

顏君墓表

魏君墓表

王先生墓表

陳先生生壙誌

蘇道人生壙誌

遷安縣學靈芝頌

并序

鄧川祭灋苴河文

祭元妻喬君文

晚學集卷第一

論考

惜才論

無才不煩讀書讀書莫要於治經才盡於經才不虛生
恃才者不能盡其才多用其才者反爲才所累凡裘馬
亭館財貨歌舞花木禽魚絲竹書畫博奕射獵酒食爭
逐好此者皆才人也而其才卽銷亡於此何暇讀書讀
書矣未聞讀書之法亦將誤用其才韓子曰口不絕吟
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蓋謂經須熟讀默
記至於雜家披覽而已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誦五經一

徧所謂口不絕吟也凡人胸中不可無主有主則客有所歸岱宗之下諸峯羅列而有嶽爲之主則羣山萬壑皆歸統攝猶六藝之統攝百家也今之才人好詞章者好擊辨者好淹博者好編錄者皆無當於治經胸中無主誤用其才也誠能持之以愚斂之以虛刊落世好篤信師說以彼經證此經以訓詁定文字貫穿注疏甄綜秘要終老不輟發爲心光則其才盡於經而不爲虛生矣蔣子萬機論曰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惜哉

余童幼失學長無師資及聞先進之論已過知非之年一經未通雖悔何及殷鑑不遠敢告來茲己卯五

月自記時年六十

顧亭林云一號爲文人則無足觀矣余亦云一號爲
才人將不得爲學人矣

闕里考

顧亭林肇域志闕里據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之
名闕百詩不從以爲雉門兩觀外朝之地士庶所不敢
居閭說是也而謂春秋無闕里其名始於魯恭王宮之
雙闕以疑家語則非矣闕里不在魯城內在洙泗之間
乃設教之地知其然者檀弓曾子曰吾與女事夫子於
洙泗之間新序孔子在州里居於闕黨太平寰宇記曲

阜縣洙泗二水南爲泗水北爲洙水二水之間卽夫子所居也水經注洙水入泗水亂流至魯縣東北分爲二水水側有故城兩水之分會也洙水西北流逕孔里北是謂洙泗之間矣又注泗水云泗水流逕魯縣分爲二流水側有一城四門各有石閘爲二水之分會也北爲洙濱南則泗水夫子教於洙泗之間今于城北二水之中卽夫子領徒之所也從征記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背洙面泗牆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四門各有石閘北門去洙水百步餘馥案酈氏不言水側爲何城而闕里在此城之北蓋卽此城之闕因

以名里故曰闕里從征記所稱北門謂闕里之北門非城門後漢書鮑永爲魯郡太守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於里門此則闕里之南門也古者城內亦有里左傳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南里宋城內之里而闕里實魯城外之里史記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然則闕里猶孔里也從征記明言闕里背洙面泗安得引城內茅闕爲證耶然其誤始於唐章懷之後漢書注其注明帝紀云孔子宅在今兗州府曲阜縣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矍相圃之東北也馥謂宅在歸德

門內鬻相圃之東北說自不誤又稱闕里之中背洙面泗其失太遠泗南爲魯城泗北爲洙水若闕里在歸德門內是背泗非面泗矣周禮面朝後市鄭氏儀禮注面前也闕里因夫子而傳其餘里名不見經典者尚多閻氏因左傳無闕里遂疑及家語豈論語之闕黨亦不足信乎

閻百詩四書釋地闕里有二一在魯城中一在泗水縣南五十里以孔子生於此遂以闕里名之見史記索隱正義馥案孔子生於昌平鄉杜預左傳注魯縣東南有昌平城無所謂闕里泗水縣南五十里亦非

孔子生處閭氏又云史晨碑望見闕觀式路虔跽爾
時闕尚存可得其名里之由馥案闕觀謂漢魯王之
闕非孔子廟前之闕靈光殿賦朱闕巖巖而雙立史
晨將謁廟先望見雙闕肅然起敬也

漢書梅福傳云今尼山之廟不出闕里顏師古曰闕
里孔子舊里也言除此之外更無祭祀孔子者馥案
猶言祀孔子者不出魯國耳後遂以今之廟庭爲闕
里舊址蓋不善讀漢書者

晉書張軌傳魏嘉平中郡官起學館築雙闕於泉上
馥案此泉在姑臧城西故知縣邑亦有闕

論語闕黨童子漢書人表作厥黨此以聲近假借不爲義也

夫子有宅有教授之堂宅在魯城中恭王所壞者是也教授堂在闕里洙泗之間者是也

小穀考

泗水之北鳩山之陽有古城遺址卽魯之小穀也春秋莊公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左氏云城小穀爲管仲也杜注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公感齊桓之德故爲管仲城私邑馥謂杜依左氏爲說實誤也穀梁以小穀爲魯邑范甯以爲魯地故書法與城郕城中正

同例濟北有管仲井者乃齊地之穀非我之小穀昭公十一年傳楚申無宇曰齊桓城穀而寘管仲焉此則齊地之穀齊桓旣爲管仲城之矣魯莊何爲復城之趙氏鵬飛謂左氏因申無宇之言而誤合爲一是也李氏廉曰齊別有穀文十七年盟于穀宣十四年會穀僖七年夫人會穀二十六年取穀二十八年使申叔去穀襄十九年侵齊至穀經傳皆止書穀而未有言小穀者且桓公之有功於魯在高子來盟之後此時桓未有功左氏於前後不合當從穀梁馥案穀梁但言魯邑而未指其所在泰山孫氏春秋發微云曲阜西北有小穀城胡氏

謂孫氏魯人終身學春秋其考必詳馥案漢以項羽頭示魯人而葬羽於小穀其地去魯城當不遠若馳其頭數百里而葬於濟北之穀城殊無謂矣

漯水考

尙書禹貢浮于濟漯達于河釋文漯天答反篇韻作他

合反

漢書地理志浮于沛漯通于河師古曰漯水出東郡東武陽音它合反又溝洫志迺醴二渠以引其

河孟康曰二渠其一則漯川也師古曰漯音它合反孟子淪濟漯而注諸海朱子

集注漯他合反並與濕音同說文灋字云水出鴈門陰

館鼎頭山東入海從水鼎聲力追切

水經濕水出鴈門陰館縣鄭注出于

鼎頭山案此漯水誤作濕水濕字云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從水鼎

聲桑欽云出平原高唐他合切

水經注河水云故瀆又東北歷長隄逕溫陰縣

北漢志上谷郡軍都溫餘水水經注作濕餘水李賢注後漢書王霸傳引水經注又作溫餘水濕溫易謁溫陰

卽濕

濕濕二字音義判然不容假借玉篇濕字云通合

切水在東武陽說文亦作濕廣韻濕字云他合切水名在平原濕上同据此二書是濕濕相亂已久欲求其故思之終曰廓然發矇蓋隸省濕作累非借濕爲濕古有從累之濕水初無從累之濕字後人省累作累故不識累之爲濕又因濕與溼混且不識濕之爲水矣案漢書地理志平原郡濕陰應劭曰濕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又高唐桑欽言濕水所出又東郡東武陽禹治濕水東

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小顏並音它合反

通鑑注引後漢郡國志東郡東武陽濕水出又平原郡

高唐濕水出又平原有濕陰凡前志濕字後志並作濕

前志亦有作濕者千乘郡溼沃水經作濕沃縣注引地理風俗記千乘縣西北五十里有大河河北有濕沃城

溼沃節濕沃俗本字誤又案漢書載作濕襄楷傳平原縣陰人注云濕陰縣在濕水之南故城在今齊州臨邑

縣西說文言水出東武陽又引桑欽說出高唐者本於

地理志也地理志言禹治濕水至千乘入海者本於禹

貢孟子也然則禹貢孟子地理志之濕當如說文郡國

志作濕其作濕者從隸體也玉篇廣韻並小學家言反

以濕爲正字六朝文字多從變體是亦重於違俗者歟

穆天子傳天子自五鹿東征釣於漯水又云天子飲于漯水之上注云漯水今濟陰漯陰縣音脊

揚雄兗州箴濟漯旣通

鄭注尚書漯水出東郡東武陽

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文青州涉濟漯

水經注河水云故瀆又東北入東武陽縣東入河又有漯水出焉戴延之謂之武水也又云河水又東北過高唐縣東注云河水于縣東漯水注之地理志曰漯水出東武陽今漯水上承河水于武陽縣東南西北逕武陽新城東曹操爲東郡所治也水自城東北

逕東武陽故城南應劭曰縣在武水之陽王莽之武昌也然則漯水亦或武水矣漯水又北絕莘道城之西北又東北逕樂平縣故城東又北逕聊城縣故城西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北又東北逕文鄉城東南又東北逕博平縣故城南右與黃溝同注川澤黃溝又東北流左與漯水隱覆勢鎮河陸東出於高唐縣大河右逕東注漯水矣桑欽地理志曰漯水出高唐余按竹書穆天子傳稱丁卯天子自五鹿東征釣于漯水以祭淑人是日祭邱己巳天子東征食馬于漯水之上尋其沿歷逕趣不得近出高唐也桑氏所言

蓋津流所出次于是間也俗以是水上承於河亦謂之源河矣漯水又東北逕援縣故城西又東北逕高唐縣故城東又東北逕漯陰縣故城北又東北逕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崔氏城北又東北逕東朝陽縣故城南又東逕鄒平縣故城北又東北逕東鄒城北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北又東北逕千乘縣二城間漢高帝六年以爲千乘郡和帝永元七年改爲樂安郡伏琛曰千乘城在齊城西北百五十里隔會水卽漯水之別名也又東北爲馬常坑坑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亂河枝流而入于海地理風俗記曰漯水

東北至千乘入海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涓絕
流書浮于濟漯亦是水者也

晉太康地記漯沃縣屬樂陵國

通典棣州蒲臺縣下云漢漯沃縣又云漯水在漢之
東郡東武陽縣今魏郡莘縣有東武陽城無此水矣
漯音他合反

唐高宗問許敬宗曰書稱浮于濟漯今濟漯斷不相
屬敬宗對曰不言合漯者漯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海
也

元和志齊州臨邑縣漯水北去縣七里

黃度曰以水經注元和志寰宇記諸書考之濟水最南漯水在中河水最北今者小清所經自歷城以東如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濟在河南漯在河北二水不能自通唐高宗云濟與漯斷是也禹貢所云蓋謂兗州之貢或浮于濟則自滎陽達河或浮于漯則自武陽達河二道皆達於河耳

哀十年左傳於是乎取犁杜云犁一名隰濟南有隰陰縣正義云犁卽犁邱也二十三年晉戰於犁邱知伯擒顏涿聚廿七年陳成子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是犁一名隰本或作濕又二十三年

傳戰于犁邱杜云犁邱隰也釋文作濕云本又作隰
漢書功臣表濕陰定侯地理志霍去病傳王莽傳並
作濕陰

韓勅孔廟後碑陰平原濕陰王宣

蘇衡等題名平原濕陰馬象

宗俱碑陰平原濕陰

漢郭巨石室畫像字平原濕陰邵善君

十道志引漢志濕沃屬千乘郡

魏書地形志樂陵郡有濕沃縣平原郡博平縣有濕
水

廣川書跋郝問頌醇散開之嘯潞徙朝陽之平燎潞
當作濕燎當作燥馥案孫叔敖碑下濕礲确皆古濟
水所行而大清所經自歷城以上至東阿固皆濟水
故道而自歷城東北如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則皆古
潞水所行蒲臺以北則故河水所經蓋宋時河嘗行
潞濱及河去則大清兼行河潞二濱其小清所行則
斷爲濟水故道也

胡渭禹貢錐指漢志東郡東武陽縣下云禹治潞水
東北至千乘入海又平原郡高唐縣下云桑欽言潞
水所出今按禹引河自大伾山西折而北循大陸東

畔入海而漯首受河自黎陽宿胥口始不起東武陽也水經注所敘河水自宿胥口又東右逕滑臺城又東北逕黎陽縣南又東北逕涼城縣又東北逕伍子胥廟南又東北爲長壽津河之故瀆出焉河水又東逕鐵邱南又東北逕濮陽縣北又東北逕衛國縣南又東逕鄆城縣北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又東北逕委粟津皆古漯水也自周定王五年河徙從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壽津始與漯別其津以西漯水之故道悉爲河所占而上游較短矣然河之故瀆不經東武陽亦不經高唐迨漢成帝建始末河決館陶由

東武陽亦不經高唐又絕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雖
嘗塞治而故道猶存王莽始建國三年復決於此莽
爲元城冢墓計不隄塞明帝永平中王景修之遂爲
大河之經流自是委粟津以西漯水之故道又爲河
所占上游益短矣漯水一出於武陽再出於高唐據
成帝後言之耳

閻若璩四書釋地集注漯水名亦不核當云漯者河
之支流也出東郡東武陽東北至千乘入海不然止
云水名安知非漢地理志高唐之漯水乎

潛邱劄記水經注河水自滎陽黎陽濮陽鄆城又東

至東武陽漯水出焉又東北至臨邑有四瀆津東分
濟亦曰沛水受河也又東北至高唐漯水注之又有
南北二濟水皆自滎陽分河東北流至臨邑有四瀆
津通于河合此二說補注于下曰大河水自滎陽分
流爲濟又東北至武陽分流爲漯又通至臨邑復與
濟通二水源流雖皆與大河相通然以隰爲溼字
五經文字濕兗州水名經典相承以爲燥濕之濕別
以漯爲此字

說文繫傳今人不知有溼字以濕爲此字濕它合反
水名非此也

爾雅釋地下溼曰隰陸德明本作隰云隰或作隰復
案建成鄉侯劉靖碑鄭義碑武德于府君義橋碑隰
並作隰義橋碑益都隋殘碑題名顯並作顯凡此皆
變隰爲累累之證

釋慧苑華嚴經音義溼失入反經本有作濕者音他
合反此乃平原郡之水名耳

顧炎武曰歐陽永叔集古錄曰後漢熊君碑其書顯
字皆爲顯按說文顯從隰聲而轉爲累其失遠矣莫
曉其義也愚考累字从日从糸乃隰之省而後人寫
作田誤也古人以濕爲濕者不一說文濕水出東郡

東武陽入海从水鼎聲他合切漢書王子侯表濕成
侯忠師古曰濕音它合反功臣表駟望侯冷廣以濕
沃公士師古曰濕音它合反功臣表有濕陰定侯昆
邪霍去病傳王莽傳竝作濕陰也地理志平原有濕
陰縣而水經濕餘水亦濕字之異文荀子窮則棄而
僇注僇當爲濕韓詩外傳作棄而累魏建成鄉侯劉
靖碑濕字作濕惟其以日爲田此永叔之所以疑也
武億金石三跋北齊少林寺碑顯字作顯說文鼎從
日中視絲古文借以爲顯字後人轉寫日作田漢熊
君碑般阮碑皆有之

荀子窮則弃而僂楊倞注云僂當爲濕字書無僂字
韓詩外傳作弃而累也馥案僂卽僂字說文僂懈解
楊倞改僂爲濕坐不識僂字也累𤑔互誤此亦足證
盧抱經曰禹貢揚州厥土惟塗泥孔傳云地泉濕攷
古本是地泉溫溫濕形近致譌且濕本不作溼字解
馥案此與濕陰譌作溫陰正相同

宋書謝靈運傳使臣遵於原陞馥案此又誤以陞爲
𤑔

漢書王子侯表濕城侯忠顏音它令反馥案史記作
隰成卽西河之隰成縣顏音誤

漢綏民校尉熊君碑君功顯宿著又云顯封受爵又引詩顯顯令德集古錄云其書顯字皆爲顯按許慎說文顯從皀聲而轉爲累其失遠矣莫曉其義也錢詹事大昕後漢書攷異云襄楷傳平原隰陰人也注隰陰縣在隰水之南故城在今齊州臨邑縣西隰當作濕郡國志平原郡有濕陰縣濕他合反卽濕水也班志作濕陰按說文濟濕字本作濕隸省作濕燥濕字本作溼後世借濕爲燥溼字而以濕爲水名不知濕爲濕之譌也其正作濕者多與隰相亂左氏哀十年傳注濟南有隰陰縣陸德明誤音習

宋寧州刺史爨君碑仁篤顯於朝野

益都隋殘碑題名李方顯作顯

說文灥水或曰治水水經注作濕水案灥俗作濕
亦作濕故誤爲濕

通雅濕灥顯顯以形相借

明堂月令考

周之月令出於明堂故稱明堂月令說文風俗通國語
注皆引明堂月令漢書魏相傳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
月令奏之蔡邕明堂月令論月令篇名曰因天時制人
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

以順陰陽奉四時効氣物行王政也三輔黃圖明堂者
天道之堂也所以順四時行月令故謂之明堂袁準正
論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事也大戴禮盛德篇
明堂月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盧辨注於明堂之中施
十二月之令禮舍文嘉注天子孟春幸於南郊總受十
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班於明堂後漢書律
歷志若夫用天因地揆時施教頒諸明堂以爲民極者
莫大乎月令蔡邕傳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
節迎五帝於郊注云天子居明堂各依其月布政故云
明堂月令唐會要顏師古議明堂曰文王居明堂之篇

帶以弓韠禮於祿下九門磔禳禦止疾疫置梁除道以利農夫令國爲酒以合三族凡此等事皆合月令之文馥案此皆言月令繫於明堂明堂之外別無月令今有獻疑者謂明堂月令非禮記之月令馥證以舊說而知其誣也鄭氏三禮目錄名曰月令者以其紀十二月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以禮家好事鈔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馥案別錄劉向作漢志所本禮家有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明堂陰陽說五篇大戴禮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天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

堂廬注引淮南子明堂之廟行明堂之令以調陰陽之氣而知四時之節以辟疾之災馥謂此卽明堂陰陽之義鄭謂月令屬明堂陰陽蓋出於三十三篇此一證也蔡氏明堂月令論月令文義所說傳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

崇文書目周書月令一卷

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爲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又月令問答予幼讀記以爲月令體大經同不宜與記書雜錄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略及前儒特爲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本旨又不知月令徵

驗布在諸經周官左傳實與禮記通他議橫生紛紛久
矣馥案蔡氏以明堂月令周公作又言周官左傳與禮
記通此二證也後漢書魯恭傳恭議曰月令周世所造
而所據皆夏之時也魏鄭公諫錄月令起於上古書云
敬授人時呂不韋止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通
典月令本出於管子呂不韋編爲春秋戴聖集成禮記
並周制唐大衍卦候議七十二候原於周公時訓月令
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自後魏始載於歷馥案
四家皆以月令爲古月令此三證也隋書牛宏傳今明
堂月令者鄭元云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

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
十三卽此也束皙以爲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
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
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卽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
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馥案牛氏
稱今明堂月令鄭元云云卽指禮記月令此四證也王
應麟玉海月令一書漢馬融賈逵晉孔晁皆以爲作於
周公鄭元高誘孔穎達謂呂不韋所作

周禮夏官牧師
注云月令秦時

也書漢淮南王安取呂氏十二紀附益爲時則訓而禮家
復有增加馥案禮家指小戴此五證也徐鍇說文繫傳

人部 餞
字傳

明堂月令卽今禮記月令未刪定前也古天子居明堂布政每月告朔班一月之政令故曰明堂月令此六證也隋書經籍志馬融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惠氏棟謂融所足者采之明堂陰陽此七證也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今禮記月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故謂之明堂月令說文引明堂月令馥謂是說尤爲明顯此八證也或疑諸書所引明堂月令不盡見於禮記此則古今本各異耳或又疑鄭注所稱今月令爲明堂月令案今月令卽漢之四時令又稱五時令亦班於明堂漢紀永平二年正月辛未祀明堂詔驃騎將軍三

公曰其班時令注云謂月令也四時各有令成帝詔公卿大夫不信陰陽所奏請多違時政而望陰陽調和豈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元帝詔有司毋犯四時之禁侯霸傳每春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漢儀太史每歲上其年歷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此皆鄭所謂今月令非明堂月令也

堯典受終于文祖鄭注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尚書帝命驗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也五府者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槩注云赤帝熒怒之府名曰文祖火

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周曰明堂周書洛誥
承保乃文祖受命民鄭注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
王又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鄭注成我所用明
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
屬馥案月令春帝太皞夏帝炎帝中央土帝黃帝秋
帝少皞冬帝顓頊是爲五帝蓋明堂原主五行四時
而月令卽從此出故曰明堂月令

禮記月令官有太尉又以建亥之月爲歲首皆秦制
馥謂呂不韋或改周之舊文以合秦法也季秋云爲
來歲受朔日此以亥月爲歲首矣孟冬又云乃祈來

年於天宗亥月而稱來年豈秦制乎季冬又云天子
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代來歲之宜丑
月言來歲豈秦法乎又云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
芻豢秦改封建爲郡縣安有同姓之邦乎說文引明
堂月令歲將饑終月令作數將饑終蓋秦以亥月爲
歲首周以子月爲歲首皆非建寅之時後人謂與周
秦不合改歲爲數不知周亦因於夏也

後漢書魯恭傳恭議曰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

之時也

案此條
重見

禮記祭法鄭注引明堂月令春曰其帝太昊其神勾

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黃帝其神
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
玄冥又引春曰其祀戶祭先脾夏曰其祀竈祭先肺
中央曰其祀中霤祭先心秋曰其祀門祭先肝冬曰
其祀行祭先腎皆與月令文同

周禮龜人上春釁龜鄭注是上春者夏正建寅之月
月令孟冬云釁祠龜策相互矣秦以十月建亥爲歲
首則月令秦世之書亦或欲以歲首釁龜耳

韋彪傳建初七年盛夏多寒上疏以爲刑罰刻急郡
國不奉時令之所致謂時令卽今月令陳寵傳亦稱

時令注云月令也

鹽鐵論引月令涼風至殺氣動蜻蛚鳴衣裘成天子
行微刑始緇腰以順天令此是漢月令鄭康成稱爲
今月令者是也

案漢景鸞宋戴顒皆有月令章句諸書所引章句多
不舉姓名未必無景戴說也

薛君考

韓詩有薛君章句蓋魏之薛夏也魚豢魏畧薛夏字宣
聲天水人博學有才黃初中爲祕書丞帝每與夏推論
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謂之薛君馥謂薛

君之稱由此而起或據宰相世系表漢御史大夫薛廣
德之曾孫方邱字夫子謂章句爲方邱作案方邱西漢
人終漢之世稱韓詩者未有道及大可疑也

晚學集卷第一